

回乡记

□ 宋东涛

去年国庆节一大早,我们一家回乡下去看望父母。

当车驶到村口时,便看见村头路两边各挂着一只红色的大灯笼,头顶上4个鲜艳的大字“欢度国庆”愈发显得喜庆。干净整洁的街道,白墙灰瓦的房子错落有致,掩映在绿色和鲜花中。

围坐在一起聊天的乡亲,看到有车驶过,就会面带微笑,互相猜测:这又是谁家的孩子回来啦?随着缓缓前行的车子,我不自觉地向外张望,仿佛来到的不是家乡的村落,而是一个精心打理的田园别墅区。

是呀,在城市待久了,总期待着回到乡下。

进了主街向左拐,前行20多米,就到我家门口了。自从父母5月回乡后,他们就每天精心打理前后院,所有的土地上都种满了蔬菜。前院门口,矮处是韭菜、菠菜、茼蒿;稍高处是茄子、辣椒;最高处是豆藤架,攀在一排竹竿上,高高矮矮垂下长短不一的豆角。房檐下一行蒲公英,结着圆圆的绒球,饱满的籽儿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跑。

父母亲站在门口,笑盈盈迎接我们。

几个月的田园生活,父母皮肤黑了,但精神头比在城里好很多。我们一行人穿过前厅,来到院里,一边欣赏父母这几个月的劳动成果,一边开心地聊着。

院里爬满了南瓜藤,南瓜叶顺着藤匍匐状伸展,密密匝匝,层层叠叠交织着,覆盖着这片土地。这时,若目光稍作停留,就会发现不少惊喜。又大又圆的老南瓜卧在藤蔓间假装小憩,悄悄躲在南瓜叶下的小南瓜像顽皮的孩童,调皮中透着纯真,让人心生几分怜爱。

我们小心地踮起脚尖踩在叶间的空隙处摘南瓜,欢喜之情溢满心田。孩子们在叶间欢快地跳跃、嬉闹,这种欢愉是属于乡村的,是大自然所赠予的。

摘完南瓜,该赏花了。

西边的院墙处,两树金桂郁郁葱葱,树冠如伞,像一个带弧度的“家”字。此时正值桂花飘香,金色的桂花缀满枝头,一簇簇,像小米粒,在阳光下闪着光,熠熠生辉。远远望去繁花似锦,走近却是繁星点点的不同景致。

我将脸凑向离自己最近的枝叶,闭上眼睛,深深而缓缓地吸上一大口,瞬间被幽幽的清香包裹,整个人都浸润在悠远、绵长的桂花香里。

“爷爷,我们能上楼顶吗?”孩子们瞧什么都新鲜,迫不及待地想上楼。老父亲笑呵呵地回答:“当然行啊,这个国庆过得有意思吧?这叫国庆乡村豪华游。”他一边说着,一边叮嘱孩子们小心。

孩子们在高高的月台上,做着他们喜欢的游戏,传来阵阵欢愉的笑声。我也随孩子们来到二楼,轻轻推开我的房间。屋里的陈设依然如故,母亲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晒过的被褥松松软软,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我想:夜里躺在这暖暖的被窝里,做梦都是甜的。

吃饭时,母亲说,平时年轻人都在城里,村里非常安静。这几日,因为恰逢国庆假期,孩子们拖家带口回乡,安静的村子分外热闹。

晚饭后,大家纷纷走出家门,三三两两的身影散布在乡间的小路上。迎着余晖,田野庄重而苍茫。这里没有人为的景观,可满目葱绿的庄稼,分明是大地馈赠给乡人最美的景致。

夜里9点多,村里又恢复了安静。街道看不到几个人影,明亮的路灯依然睁着眼,不敢有一丝倦怠。静夜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和着草丛里一阵阵虫鸣声,像美妙的摇篮曲,整个村子睡着了。

盼归又怕归

散文

□ 缪英

每年七八月,我就会早早规划国庆假期该去哪里玩,远方的山川湖泊、灯火霓虹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诱惑。可真到了国庆假期,我却总在最后一刻倒戈,调转头,回老家看望父母。

我的老家在川东北阆中。前两三年,村里将土地集体流转给承包者种植李子、橘子等果树,可由于管理跟不上,田间杂草茂盛得与树枝一样高。和大多数农村的现状一样,年轻人出门打工,老人和儿童留守。所以至今大家依然过着日出逗狗喂猫、日落静悄悄歇息的乡村生活。

回家最迫不及待的是品尝妈妈的“味道”。炖肉煎饼、煮红苕稀饭、打两个荷包蛋,在外经受的冷雨风霜,被灶膛的炉火越烘越干。随着食物香味的弥漫,胃被撑满,内心也暖暖的。

可这样的欢喜往往只停留在回家当天。之后的故事,就一言难尽了。

今年初,为能随时“看见”父母,我给老爸换了智能手机,开通了流量共享。老人家在胡乱鼓捣中,琢磨出很多道道,以至于半夜醒来都要刷刷小视频。流量完全不够用,我频频收到流量告急的提醒。

此次国庆回家,给家里安装网络成为任务之一。在问询价格、配套服务、登记后,就等工作人上门安装了。就在我外出的那个下午,我妈听别人说要要将电缆线埋入地下,担心不安全,一口回绝了。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我妈,几乎所有的认知都来自于“他们说”“别人摆”。她的口头禅“我不晓得呀!”,更是透着满满的自信和笃定。

在老家的小镇上,大家基本上做的都是熟人生意,在哪家买花椒面、在哪家买洗衣粉,我妈绝对会“舍近求远”。

肉摊上的“熟人”最是厉害,他们举着明晃晃的刀,专门“杀熟”。“嫂嫂,女子回来了,你还是要割两斤肉哟。”说好的两斤割偏了,称下来足足有5斤。

走到下一家,“熟人”的声音隔着人群传过来:“耶,姐姐,你还是要照顾下我的生意嘛。”我妈扬了扬手中的塑料袋示意对方,可“熟人”仍会见缝插针:“今天的猪油可是很巴适哟,要不拿两块回去?”

我妈只好停下脚步做挑拣状。家里没有吗?确定需要吗?在我的咄咄逼人下,老妈嗫嚅道:“熟人熟事的,咋办嘛?”我强行拥着我妈离开,她还不停回头向对方道歉:“不要见究哈!”

这时,我忍了一上午的热言灼语,控制不住从胸腔里喷涌而出,事后又陷入愧疚和自责。我和我妈的斗嘴往往会有好几个回合,不过,来得快去得也快。

乡下人除了劳作还是劳作。土地流转了,我妈又开辟了自留地,抢收黄豆、挖地种菜,给两头大肥猪准备猪食,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这个四体不勤的人,回家也俨然成了主要劳动力,割猪草、栽菜、晒黄豆等,把国庆节过成了劳动节。

辛劳之余,我不禁纳闷:在我妈等老一辈人的辛勤劳作下,如今,农村的物质生活都过得殷实了,可人的精神生活怎样才能得到提升呢?

就如我家,曾经的家族史被我妈重复了上百次,村里哪家有啥事,是否来客人了,客人是哪位,到他家的同时消息也传到你家,村里邻里再无新事。我也逐渐变得像夜色一样沉默。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我妈在把我的汽车后备箱塞满的同时,我隐隐感到,她也松了一口气。她依然在用她认为最好的方式爱我。每次,她期盼我回家,可又怕我回家,我回家打扰了她的生活秩序,而我们的“不兼容”,对她或多或少都是伤害。这伤害,并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这是两代人认知的不同,是留下来和走出去的距离逐步拉开生出的隔膜。

此刻,敲下这些文字,脑海里又浮现出画面:今天天晴,老妈肯定又在忙着挖地栽菜,为我们过年能吃上蔬菜做准备;老爸在外面做工,通常是下午5点多到家,风尘仆仆的他,回家第一件事是洗澡;安装网络的事已联系好了,就在这两天;过年提前一周请年假,两个弟弟都要回老家,到时一大家子团聚,该是多喜庆呀!

我知道,下一次回老家的脚步,依旧是愉悦而轻快的。

机上「贪食蛇」

□ 庞惊涛

对于短途旅行而言,不管航空公司做出多少花样,临时飞机餐都属于一种垫底性质。对于旅客而言,不要对临时飞机餐过于较真,这既是一种公共涵养,也是旅行中的自我适应需要。

可即便对于这样一种公共常识,也常常会遭遇例外的挑战。

一次从济南飞成都,隔壁坐了一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本来是下午3点55分起飞,因天气原因延误到5点左右才起飞,临时安排一顿机上晚餐势在必行。刚上飞机,屁股还没坐热,一众空乘还在忙着前前后后安顿乘客,他就忙不迭地招呼空乘要吃的。

我注意到空乘短暂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拿来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两个餐包和一根香蕉。空乘说,还没到发正餐的时候,你先垫着。小伙子老大不情愿地嘟囔了两句,还是甘之如饴地享受了这份“独食”。

他或许因工作原因错过了午餐,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长身体阶段,消化快,消耗量大。但接下来,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个例外的能量。

吃完“独食”,小伙子招呼空乘要毛毯。拿到毛毯,小伙子先是将毛毯兜头盖下,“与世隔绝”的样子。不到5分钟,似乎受不了憋闷,又打开毛毯,由肩颈披盖而下。再一会儿,又从肩上拿下,横搭在腿上。后来觉得实在是碍手碍脚,就团成一块,塞在腰后,当成腰枕。

正餐来了,一份鱼香肉丝饭和一份面,小伙子各要了一份。空乘先前已领教了他,并没有怎么犹豫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或许她还要担着“违规超发”的风险,但处理好眼前这个“贪食蛇”的需要,似乎更为紧迫。

吃完两份航空餐食,我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小伙子招来空乘,问还有没有饭,他没吃够。空乘这回真为难了,礼貌地回答他说,航食都是按量配备的,不确定是否还有剩余。但她表示,可以向乘务长报告,一旦有剩余,一定满足他的需求。

很快,这位空乘为他拿来了一盒头等舱配餐,并告诉他,是头等舱一位客人不吃剩余出来的。小伙子听说是头等舱配餐,顿时兴致大涨,大快朵颐起来。中途,又招呼空乘加了两回辣椒酱。

当餐盒都收拾完毕,小伙子的“表演”终于结束了。我好奇地留意到,他的头等舱餐食除了菜品全部吃完外,大部分米饭并没有动,即便是要了两回辣椒酱,似乎也对米饭不再感兴趣。

我突然明白,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吃饱后的“占有欲”和“免费获得感”。他的饥饿状态并非来自于生理,而是来自于心理。像他这样的人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次,我陪朋友去一个包含了自助三餐的会所。晚餐自助时,我被隔壁一桌大妈风卷残云的气势震慑到了。那一张四方桌上,叠床架屋一般架了几十上百种相同与不相同的菜品,6个大妈在吃喝,还有两个大妈在各个排队的档口扫荡。

我好奇地问,她们8个人,吃得完那么多菜吗?不可以吃完再按需去取吗?朋友白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回答我说,吃不完,得占着。自助餐,不多拿点,她们会觉得亏死了。

同样的“贪食蛇”场景,在一些高星级酒店的早餐自助餐厅里也常看到。尽管按需索取、尽量不浪费应该成为一种自觉,但例外还是经常存在。我无法去揣度那些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们,无节制占有背后究竟是生理饥饿还是心理饥饿,我只是在反思高星级酒店的早餐自助模式是不是该做出必要的调整:不要再把自助菜品的多寡和丰富程度,作为酒店竞争的利器。高级的或者说人文化的竞争,是按需定制。这样,既满足个性需求,又不致因无限量占有造成浪费。

我记起一次在西安一家苏式老建筑改造成的酒店里感受到的订制早餐体验,那是我作为旅行者“贪食蛇”心理既被抚慰,又没有因宠爱而放纵的一次最好的体验。人性是不敢试的,一试就会原形毕露。机上“贪食蛇”,和酒店自助餐厅“贪食蛇”,其本性都是一样的:源于宠溺的放纵和心理饥饿的占有,一旦心理暗示形成,一旦行为不被约束,就会肆无忌惮,就会心安理得。

对空乘而言,对这类“贪食蛇”,其实最好的态度就是:对不起,没有了!